



牡丹听泉

◎孙镜福

清明与晴雨无关(外一首)

◎澜波

缠绵的雨,早已赶在清明之前
持续徘徊在内心深处
如同一场场说不出口的忧伤
再也见不到的妈妈
仍然在我的世界里无处不在
尤其委屈难受的时候
突如其来的想念溢出胸膛
催生一遍又一遍的感伤
清明的雨滴,准确落在

每一个滋生难过的伤口处
那是一种坚硬,也是一种温软

清明

安息堂外,阳光明媚
明媚到刺痛双眼
潜伏已久的悲伤失去平衡

撞翻多少泛黄的记忆
散了一地忧郁
照片上定格的笑容
隐去已然逝去的人生
还有谁在执著地去探究
笑容背后的故事
爱或不爱,在此时此地
极度明显

紫琅诗会

平静的叙述里饱含着滚烫的情愫

——徐建彬诗集《行走在村庄边缘》印象

◎刘白

建彬兄是我的高中同学,上学的时候就多才艺,会画画、会书法,还会写诗。

高中毕业的时候留言,他给我写的条幅是:会当击水三千里,自信人生二百年。我当时觉得这应该是写给他自己的。

我在班上学习算平庸,处世也平庸,理想也平庸,怎么也想象不出,我能够有什么自信人生,更不敢想象击水三千里。当时既然写了,我也就收藏着,估计再过一段时间出手,应该能够有个好价位。

工作以后,我在县城,他在另一个镇,我参与县城的诗友们一起积极筹备成立了“彼岸诗社”。建彬兄听到消息,激动不已,立即赶赴县城,因此,他也成为彼岸诗社较早的参与者之一。

建彬兄弟的性格是精中有细、热中兼冷,表面上看,大大咧咧,嗓门高、中气足,其实私底下情感细腻,尤其对父母、对兄弟、对故乡那份深厚的感情,是细致入微的。父母在,人生就还有来处。

诗人以大量敏感细致的笔触,反复深情地描写父亲和母亲。《夏日里,父亲栽的这棵枇杷树》:“因此,枝干、花蕊和叶片组合成男主人的名字/有人用不老的灵魂去激活涅槃的轮回/让这个季节也因这棵树而泪流满面”。

父亲是一个沉重的话题,因为父亲身体欠佳,只要父亲做的事情,全家人便不能忘怀。也因为父亲身体欠佳,母亲便既当父亲又当母亲,沉重的生活重担,压弯了母亲的腰

身。《母亲,把粽子裹成手中的图腾》:“就这样/鲐背纹里/爬满了岁月的沧桑/长茧的双手/把光阴打磨成季节的拔节声/那个佝偻的背影/裹成端午的图腾/以及炊烟中的阵阵清香”。

父亲2015年7月半去世,如今,母亲也于今年正月16日离去,不能释怀的儿子,写下了《2022年的三月八日,母亲在天堂过节》:“我的母亲/你永远是在儿女们心中的神/在这个特殊日子/每一枝香都是包了浆的星月菩提”。即使母亲离世很久后,诗人仍然饱含着深情写道:“多少年,母亲总是用温暖的目光/诠释人世间的春夏秋冬/用无声的语言/打开我生命的每一个章节”。真正是不思量、自难忘。这样的儿子,算得上是孝顺的。

我的故乡,那是个树绿水碧的地方,也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。建彬兄的笔触是带着阳光、带着露水、带着乡村的新鲜空气来写这个地方的。《村庄》:“一群穿花裙子的女人和叼着烟的男人/成了故事/田野里,那些善解人意的麦子/和闻讯而来的夏风/挤在一起/枝繁叶茂/组合成村庄的图腾”。

二十四节气是我们写诗的人情有独钟的,我也曾经写过二十四节气,但是怎么也写不全。有些节气没有明显的特点,所以,我常常写得半途而废。

但在这本集子里,二十四个人节气,诗人能够写全了,而且都写出了季节的特色。《立夏》:“此刻/水面清澈、蛙鸣声声/蚯蚓拱土/所有的植

物也不再矜持/放眼望去,都是青果”。《秋分》:“那些籽粒饱满的金色稻穗/蠢蠢欲动//花生组团离田/展示成熟的轻松//瓜熟蒂落就是一种过程/这轮回里的春华秋实//离不开田垄的/始终蛰伏在栅栏之间”仅举这两个例子,就足见诗人写作功力。

他是把自己融入季节,融入节气,与二十四节气一起脉动,才能够写得这样生动的句子。

故乡的花,是各色各样生命的集合。有的有名有姓,更多的是寻常小花,甚至没有名字。这就如同人生,在历史的长河中,能够留下痕迹的毕竟是少数。

诗人的联想是丰富的,也是富有哲理的。

在《花开了,无须逐一说出名字》中写道:“寂寞的田间、地头/这一茬一茬的野花/才是土地朴素、无私的深沉语言”。建彬兄用野花作比喻,把朴素一词的解释权交给大地、交给野花,这一比喻,显然超出了字面意义。

多年没有会面,读到这本诗集,深深感到建彬的勤奋和敏锐,在这些平静的叙述里,饱含着深深的情谊,有着滚烫的情愫。

想必建彬兄弟的书法也一样更见老辣,期待建彬兄的诗与书法同步提升,期待下一次会面时给我再写一条幅,内容我已想好了,就用我的公众号签名:“桃李春风一杯酒,江湖夜雨十年灯”。毕竟我们分别太久了,期待以诗歌的名义,把酒论诗,一醉方休。

灯下漫笔

爷爷的手艺

◎贲义平

玉兰一瓣

爷爷是个手艺人,跟竹子打了一辈子交道,玩了一辈子竹子变竹器的手艺。

从他手中劈掉了多少竹子,又生成了多少各式各样的竹制品,无法计算,就连他自己也难以回答。但透过他那布满厚厚老茧的双手,足可以用一辈子这个人生概念来表述。

当年方圆十村八庄几十里内的人们,都晓得如皋西乡河北庄东头有个篾匠三爹,手艺精湛,人品又好。

他总是有求必应,服务四方,乐得吃百家饭,做自由手艺人。

爷爷出身贫寒,佃户人家,曾祖父认定“荒年饿不死手艺人”,让他十五岁就学上了篾匠,师从何人不得而知。从我记事起,记忆中的爷爷就是一根短竹棍肩背篾刀、篾刨、锯子、尺板,手持二尺多长的铜质旱烟枪,叼在嘴上,边走边巴啞巴啞地抽着,一袋旱烟,走上三庄。

他目不识丁,但做事绝对精益求精,多年磨炼,精熟手艺体现在他的锯、劈、剖、拉、削、磨、编、织的功夫上。长长的竹子,他会劈成宽幅相等毫厘不差的竹条,剖成厚薄一致的青篾、黄篾。

我最喜欢看他刨篾,篾条贴着刨子随手向上拉动飘舞,发出那长长的清脆的“嗞”声,刨子下泛起柔软淡黄薄如丝绸弯曲卷起的篾花,散发着清新的缕缕竹香。

他用纤细的篾丝编制细筛,网格均匀,方圆周正,精巧漂亮;织成的凉席,光滑细腻,凉爽舒坦,绝不透光。他所做成的盘篮被人们当作船在月亮湾里漂了一圈也未渗滴水,这是同行打擂时的见证,成为多年传说,博得一方美谈。

黄市粮站落户河北庄后,爷爷被聘为粮站的临时职工,承揽了所有的箩筐制作和修理,我也就经常跟着分享粮站食堂的美食。他平常话不多,总一脸严肃,但很喜欢小孩,无论在哪儿,开工时总要先做一个精巧小笼子给小男孩去捉“织布娘娘”,或做一个六角篾包,里面放上豆子或石子儿让小女孩把玩,由此常招来顽童绕膝,他也有求必应,且满脸欢喜,其乐融融。

而他对徒弟却又有着一严厉甚至苛刻的一面,我就亲眼见他用手板敲打徒弟的头和手掌,毫不留情。他说打头是用脑袋记事,打手是不让做错活计。他信奉严师出高徒,但也忽略了放手徒弟练。

如今,世上已无篾匠三爹五十多年。随着社会发展,塑料制品的普及,乡间竹园几乎消失,竹制品淡出了人们的生产生活,篾匠这个行当也就憾为无继,竹器和篾匠都已成了时代的记忆。

端详着家中仅存的爷爷留下的一只篾箕,揣着念想作此短文,以表对爷爷的怀念,亦是对绿色生活的向往和乡间翠竹与竹器回归的呼唤。